

太阳、肉桂与老虎袜

□汪放

我家原本是没有小木屋的。往昔，每至夏日，大雨倾盆，房间外的露台雨水不得及时排泄，多有倒灌之累。几经折腾，终于痛下决心，决计兴师动众，将此露台改为阳光房。

我的阳光房，改造之初我就憧憬起星光灿烂了。因想独福，故在左右两侧及北面和地面装修了木板。天窗，自然是一概的玻璃；南面是一排大玻璃窗，可见滨河公园的大草坪和参天的水杉林。因其大概只有六平米，故我名其曰：小木屋。

木屋虽小，但安放了一沙发、一茶几、一花架。沙发买的是头等舱，花了好几千，占了约三分之一的空间，但我觉得必须。因为尽管我常外出游历，但不管是飞机、高铁还是轮船，我从没坐过头等舱。茶几很小，仅可放一壶两盅。花架是竹子做的，可置大小花盆，以供四时花卉。

停当。天高云淡，已是中秋。日沉西窗，早早拉开小木屋天幕，拖地消暑。今晚我要好好地望月、看星星，躺在头等舱里。

月儿果然皎皎。候到半夜，只是难见星光，更不谈河汉。沙

摇动中遥忆起儿时的灿烂，还有摇篮里的婴儿。

那满天的星斗是被工业的颗粒遮掩了，还有那争辉的城市灯光，即便是数，也没数到几颗，我开始自怨自艾了起来。但终究我心未泯，不久有了慰藉，头顶上不时有夜航班经过，红黄色的信号灯一闪一闪的，权当它是闪烁的星光。

这是苦心经营、刻意布置的小木屋建成后，我唯一一次仰望星空。

我所在的这城市里，夜空已是死寂，星辰除非在台风过后偶尔可见，那白色的飞云。我终不能因为一己私欲，而祈求台风的猛烈。

不久之后，我那可怜的天窗开始承接尘埃，变成了磨砂，我再也仰望不到蓝天了。

然后，我还是喜欢呆在小木屋里。

清晨，我打开窗户，水杉林里百鸟争鸣，尤其是那七八只画眉，婉转又深情。午后，那白色的鹭鸶、黑羽的蜡嘴伶仃着脚，在绿茵茵的草坪上散步、追逐。偶尔，鸽群在天空中盘旋，长长的鸽哨清亮，我喜欢。

除了感觉视听，在紧闭的小木屋里，我还能真切地感受到阳光的温暖，尤其是在寒冷的冬日，这往往是在午后，我在那里喝茶。我喜欢喝茶，但对茶叶不讲究，红黄绿白黑、熟的生的，有啥喝啥。水果很少配备，蜜饯糕点品种倒是不少，就放在茶几下的铁盒子里。

最近我喝的是武夷肉桂，节前朋友送的。我觉得在小木屋里静养太阳，喝喝醇茶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享受。

对茶具我稍有要求，比如喝雀舌、龙井、猴魁，定是用玻璃杯，以观它的舒展和沉浮，苍狗。喝红茶，我就用我到宜兴自制的紫砂壶。在小木屋里，用一手壶喝茶，可以半倚半躺着将就，保持昏昏。

昏昏，说明在阳光的温暖下，我已是“娇无力”了。而醇茶，又让我难以沉睡。我觉得此时的我已与雨雪浸泡过的大地同样的松软。阳光与雨雪风霜一般化人呢。喝口茶，翻翻身，觉得肉桂这茶名俗了，定是山野村夫起的，远不如江南的碧螺春那么有诗意。碧螺春，我不太喜欢。香是极香的，也沁人，但经

不起泡，不过三巡。想，这名定是吴王起的。美人、美酒、美景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竭。而越王则很像我常喝的茶，神农架、恩施那一带的野茶，耐得住苦寒，终有回味。

吴王与越王，恩恩怨怨，是非莫辩。然吴越王钱镠却是我很推崇的一介武夫，他那“陌上花开，可款款归矣”，我推其为古今中外情诗第一，语浅而情深。

恩施、神农架野茶，是我的日常，但也太苦太涩太寒了，劳作了春夏秋，活过了一甲子，丰歉在天，冷暖自知，到了可以静养太阳，喝一壶香香甜甜茶的时候了。

脚翘皇天高，眼睛半迷离。咦，今天穿的是双老虎袜。这老虎袜是我甲子本命年家人送的，佑平安。端详，黑体、灰纹、红跟，金线绣的虎头，铜铃似的眼看着我，合嘴，不见牙，精神又和善。细看它的容貌皮毛，应是只华南虎。据说华南虎是我国的特有物种，早先活动范围非常广泛，但绝迹了。前些年，秦岭、八闽现过踪迹，一时沸沸扬扬，后来有好事者指出“周老虎”拍摄

的老虎，出自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年画。这让对老虎天然有好感的我很是怅然。我自小就引老虎为同类，因此，这些年我有意无意去武夷雁荡、秦岭巴山，但在当地即便是传说也未有所耳闻。

我最近亲眼所见的华南虎是在苏州的上方山动物园。

华南虎的绝迹肯定与武松无关。武松，也是我从小崇拜的英雄，每去西子湖畔，我总要去岳坟旁的武松墓前瞻仰一番。顺便瞻仰的还有苏小小，她是个奇女子，我也敬重。

这二三十年，我看电视，多为体育、动物世界、民歌和童言无忌。动物学家对华南虎的绝迹有很多论证，但我认为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它的孤傲。比如说，它从未申辩过它占山为王、欺凌弱小的理由。面对人类的蚕食，它不断收缩领地；面临绝食，它也不苟且杂食。它宁愿孤独老死，也不学那鼠雀多繁求衍。

躺在阳光里，喝香香甜甜的肉桂，想老虎的口粮断绝，多少有点滑稽。还好，太阳已经西沉，该起来了。



槐花又飘香

□孔祥秋 摄

阿拉不睬依

□金心

天平山色

□陆翼

慵懒的午后
我，浅尝辄止于天平山的山脚
微泄的湖光，诉说着
若即若离的温柔
交错的树枝，捉摸不定
织成记忆的蛛网

一抹鲜亮的红闯入瞳孔
枝头的霜叶习惯于留白
……似乎总有保留
凋零
是草木唱给冬日的恋歌

多情的人们陷入画中
不知谁
读懂了这大地的恩泽

陈伯是我极尊敬的一位长辈，一直觉得他活得像神仙，每日悠哉乐哉，如今这个“机不离手”的时代，他竟然不用手机。退休多年的他是个“甩手掌柜”，家里的财政大权都交给老伴。无事一身轻的他，每天上午在城北湿地公园里与一帮“歌友”开怀欢唱，歌声嘹亮高亢，中气十足。多愁善感的我，极喜欢与陈伯聊家常，诉烦恼。陈伯也一直说我心事太重，要学会放下。每次与他诉说烦愁，他总能将我情绪从泥沼中拉出来。

我与爱人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原生家庭，性格和兴趣爱好好差异很大。爱人忠厚老实，对我照顾有加，但是脾气暴躁，爱斤斤计较。为此我烦心不已，说与陈伯听。他听后

笑道：“小李，都一样，哪家的锅底都是黑的，每家都有难念的经。下次再遇这种事，不跟他吵，你就在心里默念‘阿拉不睬依！’”听从陈伯的建议，爱人再发脾气时，我便在心里默念这“五字真言”。果然灵验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我不予理睬，他很快便偃旗息鼓，不再作声。一场家庭大战便消弭于无形。突然就领悟到，女人要做一个家的“定海神针”，任你狂风骤雨，我自岿然不动，那日子自然就风平浪静。

闺蜜琼在一家公司做财务，她的财务主管嫉妒她有高级会计师证，又是211大学硕士，生怕影响了自己的职位，于是对琼各种排挤打压。她请同事吃饭，唯独不叫琼。大家一起乘坐电梯时，看到琼在

里面，她立刻像看到瘟神一样，拦住其他同事，宁愿让别人与她一起爬楼梯。更过分的是，她还时常在办公室里指桑骂槐，夹枪带棒地攻击琼。当琼愤然说与我听时，我也将陈伯的话赠与她：“阿拉不睬依！”于是琼将这句话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，随时提醒自己。屏蔽了外界的干扰，她从此一门心思钻研业务。碰巧一家实力很强的大公司招聘财务总监，琼在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，她的能力和业务水平得到了领导的赏识，很快就被委以重任。

一次去参加太仓作家协会组织的省纯文学杂志主编与作者交流会，行至一红绿灯路口，红灯亮起，我立即刹闸停下，突然感觉身后被碰了一下。一位骑自行车的阿姨因

为刹车慢了一拍，碰到了我的电动轮椅。我还未开口，她就戾气满满地怒喊：“你怎么这样啊，突然就停车，懂不懂一点交通规则啊！撞了你也是活该……”她越说越来劲，我倒也平安无事，于是在心里对自己说：“阿拉不睬依！”随后赶去参加的那场交流会，我的两篇散文很荣幸被《雨花》杂志主编——著名作家朱辉老师点评。他的话犹如醍醐灌顶，句句戳中我的痛点，却又给了我最有力的指点与鼓励。

“阿拉不睬依”这句上海话，其实充满了理智与超然。正如周国平所说：“人生要有不较劲的智慧。”一个人只有放大胸襟与格局，把时间与精力用在值得的地方，才是最大的清醒与智慧。



五卅革命掀浪潮 组织工会当家做主人

1925年的“五卅”运动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，中共中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，领导各界人民举行罢工、罢课、罢市，把反帝斗争扩大到各个阶层。6月1日，太仓的省立第四中学学生召开声援大会并举行游行。在学生爱国热情的感召下，太仓的教员、工人、商人、社会知名人士等各界爱国力量都积极行动起来，除了发起宣传捐助，还开展抵制日货、英货的运动。反帝爱国运动中的广大工人、教员、商人等呼吁：“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工会。”

自1929年至1949年，太仓曾建立过各种名称的工会组织，然而，或受国民党当局操纵，或被资本家收买，或内部贪污腐败，都不能全心全意维护职工群众利益，因而遭到职工群众的唾弃。随着工商业的发展，职工队伍的壮大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教育的影响下，职工维护自己权益不受侵害的意识已然觉醒。解放后，职工群众的愿望得以实现。

1949年6月，太仓首批基层工会组织成立，包括长丰、太丰、和鑫、永泰、安泰、同仁、和新泰产业工会，会员2174人。1949年8月9日，太仓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在

夜校扫盲灯火明 生产技工成骨干

太仓解放后，在党的领导下，群众渴望提高自己的政治、文化、技术水平，工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教育广大职工群众，让他们尽快参与企业管理、组织生产、经济发展、祖国建设。

1949年10月，沙溪镇店员工会联合会筹建工人夜校，有46名职工参加学习，以识字为主，兼上政治、算术、唱歌。1950年，太丰纱厂开办工人业余补习学校。是年，全县建立晨校、夜校共7所。

当时，沙溪某厂的职工中文盲占90%以上，约1200人，工会开设扫盲班，采取“小先生制”，用识字牌，上识字课，帮助扫除文盲。老职工回忆扫盲班往事说：“在工余班后，我们去小学上课识字，教我们的老师很多是识字的年轻职工，年龄比我们小得多，我们这些老妈妈就称呼他们是‘小先生’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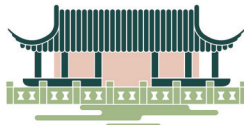
职工业余学校教师王蕊华回忆：“我在1953年进厂，当时，‘扫盲工作’如火如荼。工人们那股学文化的劲头深深地激励着我、感召着我。他们在8小时辛勤劳动之余，还积极参加文化学习，每天识字几十个。他们将不识的字叫作‘老虎’，天天要‘捉老虎’。我们教师每周上两天课，每天重复4次（按：中班、早班、夜班、中午劳力组），不上课的时候，就深入集体宿舍、工人家庭，帮助他们‘捉老虎’。教师办公室晚上一直是灯火通明，因为经常有中班下班后的学员自愿来补课。当时，学生识满2500个常用字后，才算‘摘掉文盲帽子’。学校会‘发证’，还要组织表彰活动。然后，这些学生可升入初小班、高小班，到了高小班不仅要学语文，还要学算术。后来，厂里还办起了初中班和各类技术班。经过多年的扫盲学习和教育培养，许多工人当上了班组长、科长，甚至副厂长，成了生产上的骨干、技术上的能手、工作上的猛将。”

1955年，太仓县曾规划用两年时间扫除职工文盲。1960年，全县有32个工厂、企业达到扫盲标准。截至1965年，扫除职工文盲4300余人，工人的文化素质得到很大提高。

（素材来源：太仓市总工会）

征稿启事

水是太仓的血脉。从老浏河的桨声到长江口的潮信，从石拱桥的倒影到老水井的苔痕，水中藏着久远的故事。本期征文主题为：波光中的往事。投稿邮箱：603468841@qq.com。截稿日期：6月24日。



墨妙亭

橹声入梦

□金晓琴

这些网船，生怕一不小心回到网船上去生活。网船停靠的时候，绿色的缆绳一头系着缆船石，一头系着船上的家。在船上，光屁股蹒跚着在木质的船板上行走的孩童，擦拭着孩子洗菜的男人，在朝阳和夕阳的光辉里，船上人家的一粥一饭缓慢地进行，从不打乱四季的节奏。

那年，除了网船，还有鸬鹚船，方言“划口嘴船”（音同），那种船细长，简单。鸬鹚是捕鱼

鸟，身形瘦长，尖嘴，它们听话地站在船的两边，渔人用船篙把鸬鹚赶下水，它们扑腾一下进了水里，不一会儿，嘴巴里叼着鱼，然后乖乖地把鱼放进水桶里。若是遇到下雨，渔人便穿着蓑衣，戴着斗笠，偶尔叼上一根烟，整理着盆里的鱼，并反复督促这群小家伙们干活。它们羽毛上缀满雨滴，轻轻摇晃，便抖落一身晶莹。捕鱼结束后，渔人会奖励它们一些小鱼小虾或者猪肉，鸬鹚们则开心地站在船舷上，然后跟着渔人一起摇船离去。

周末去古镇游玩，发现游船码头门口人头攒动，都在排队坐船，河里的船只已经坐满了游客。坐船游玩是很多人游古镇的必选项目，品香糕香茶，赏两岸风光，在摇曳的风景里，听河水的声音。

一个江南古镇没有了水，也就没了灵魂；没有了船，就没了灵魂深处的点睛之笔。来自青石板下或桥底的幽微处，一艘艘船只摇过，划着水花的浆橹在长长的河道里留下一道道涟漪，橹声入梦，时光倒转三十年。

那年，河道里有很多网船，以丝结网，在市河中撒网捕鱼，所以又称“渔船”，渔人也叫“网船上人”。网船轻便小巧，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主妇们将船上的地板擦拭得干净油亮。屋

内，考究的人家还会铺上一层塑料地毯。桌椅都是迷你型的，还有睡铺，白天把被子枕头等床上用品收起来。但船只实在是小，成年人睡觉只能蜷缩着，无法伸直手脚，一家三口或四口在这样的网船上过日子极为艰辛，可是没有办法，靠捕鱼为生，那么住在船上是最适合的。岸上人家却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，这种优越感体现在茶余饭后的聊天中，比如家家户户都有一句“你是网船上领来的”谣言，用来镇压“捣蛋鬼”，调皮大王都害怕